



# 二舅的布袋

■马建立

二舅的布袋盛满了我儿时的记忆。

二舅的布袋,是他的影子,从我孩提有记忆时,它就一直与二舅形影不离。每次二舅来我家,都带着那条有黑布补丁的布袋,黑布补丁被大针脚粗线缝补在白布袋上,像人白白的肚皮上贴了张黑膏药,黑白分明,一看便知,是二舅的“杰作”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,农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,梦想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白面馒头。

外婆家居农村,距县城二十多里。外婆有四个儿子。大舅在十八岁那年,瞒着家人,报名参了军,雄赳赳、气昂昂赴朝参战,因战功显赫,两年后,被提升为连长,战场上负伤后,转业到距家乡数千公里外的克拉玛依。三舅当时在湖北的一个砖瓦厂烧窑,最小的四舅,则在与邻县交界处的一个水管所上班。原本二舅也有锦绣的前程,新中国成立初期,曾跟着区长任通信员。外婆长年患病,急需照顾,二舅不得不放弃美好前程,回归

村庄,面朝黄土背朝天,为此,二妗别他而去。

外婆身体羸弱,需要营养,二舅家每年只分得寥寥十余斤小麦,根本不够外婆一个人吃,即便是杂面馍,也时有不济。

我家居住在县城,口粮也只是大人供应二十多斤,小孩供应八斤、十几斤不等,全家每月也仅有二十余斤小麦面粉。每月十号左右,二舅会准时拿着那个带有补丁的空布袋,到我们家掂走全部的二十斤白面。五六岁的我,还不谙世事,只知道邻居家的孩子都吃着花卷(一层白面一层杂面卷成的馍馍),间或吃白面馒头,而我吃的都是一摸黏手、颜色暗黑的红薯面饼子,或是金灿灿拉喉咙的玉米面馍。这样的馍馍,乍吃,味道诱人,吃多了则胃中反酸,解大便困难。我因嘴馋还特意想办法和邻居家的孩子换着吃,他眨着狡黠的眼睛,仅换给我半块馍,让我尝鲜。

在我孩提时,白面馍与我无缘,是我朝

思暮想的美食。

每月二舅来我家掂白面,都极为准时,好像是料事如神的将军,常常是我家买的白面尚未暖热面袋,二舅便不请自来,后来我想,他可能是和我爸妈事前有约。

我眼巴巴地看着二舅,他一边用肩上搭的破旧毛巾,擦着脸上渗出的汗珠,一边急忙把我家面袋中的白面倒入他带补丁的布袋,然后,他拍了拍布袋外的浮尘,一只手握紧袋口,另一只手用麻绳娴熟地捆扎了两圈,确信扎紧了袋口,才打上活结。这引发了我极大的不满和反感,故而,二舅的到来,迎接他的常常是我冷若冰霜的小脸和高高噘起的小嘴,无声中“叫板”和“抗议”着二舅的“搜刮”和“掠夺”。每每此时,二舅都微微一笑,视而不见。

吃过午饭,二舅抱起我,轻轻拍了拍我的屁股,然后,把我放下,和我爸妈打声招呼后,背起他的布袋,一走了之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知道了让二舅的布

袋装我家中的白面,既是本分,也是对外婆的一片孝心。我常叮嘱母亲在二舅布袋里放些鸡蛋,给外婆捎回,亦常为儿时自己的无知和自私,感到惭愧和内疚,对二舅和他的布袋,有了更多的认识和理解。那时的二舅食不果腹,正是二舅的布袋和我家的白面,使外婆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时光,让外婆的生命得以延续。

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大地,土地包产到户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热情,二舅舍得下大力气在田里精耕细作,播种、施肥、浇水、除草。人勤地不懒,二舅把地里的庄稼侍弄得春季绿油油,夏秋金灿灿。一分耕耘,一分收获,他家的麦秆子开始膨胀、外溢。

手中有粮,心中不慌。二舅家解决了温饱,又喂养了些鸡鸭,栽种了些果树,家中的生活也日渐殷实,二舅又用那个补丁布袋,开始给我家送些绿豆、花生、大豆、石榴、柿子、鸭蛋、红薯,让我们尝鲜,布袋里装着浓浓的爱意和暖暖的亲情。



## 温暖的红裙子

■朱丽



好不快乐啊!

爱美,或许是小女孩的通病。漂亮的裙子,让我每天总那么乐呵呵、美滋滋的。妈妈也总能迎合我的心情,每天都能让我穿上干干净净的白衬衣,又在我的头发上配了一个红色发卡,晶莹透亮的月亮、星星在上面闪闪发光,配着红色裙子,煞是好看。在那样家家户户都不富裕的年代,爸爸妈妈总会用节省下的钱,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,只为给我一个美丽的童年,让我今天的回忆里,童年依然美丽。

穿着这件漂亮的裙子,来到学校里,总能惹来同学们赞赏、羡慕的眼光,红裙也因此成为学校里一道亮丽的风景。还记得一个同学向我借裙子试穿时,连发卡也一并借走。我的数学老师拿着我一百分的试卷,笑容满面地抚摸着我的头说:“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,连衣服也穿得这么好看。”我脸颊通红,羞羞地笑着,心里暗暗欢喜,尤其是后面那句“衣服好看”。语文老师也总让我站起来朗读课文。当喊到我的名字时,我拘谨地站起,整整衣裙,用手指把长长的头发拢到耳朵后边,慢慢拿起课本,用稚嫩且富有感情的语气,朗读着每一句。班里很静,老师的眼神充满赞许、温情,她对着全班同学说:“读得太好了,同学们应该向她学习。”

下课了,我高兴地飞舞起来,红裙飘飘,像一朵美丽的花朵,盛开在教室门前。小孩子,爱串门,或许是天性,尤其是穿上漂亮的裙子。只要一睁开眼,大人便不见孩子

的人影儿,多半是找邻居家的孩子去玩了。那时,没有琳琅满目、各式各样好看又好玩的玩具,偏偏邻居家又只有两个男孩子,我就只有跟着他们玩用纸折的正方形、四边相扣俗称“宝”的东西。玩法像现在孩子玩的卡,在地上摔,如果能把对方的摔翻过来就可以据为己有。我总是输给别人,他们再帮我赢回来。自制的玩具,简单的玩法,一样开心无比。更让我记忆犹新的是,每次去邻居奶奶家,还有喊我“小姑”的素萍家,她们总会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拿给我吃,像榆钱饼、柿子(自家树上结的,那时也是好东西)、现在仍觉得好吃的爆米花(那时都是自家带着玉米去现炸的),还有她们也不舍得吃的方便面,还会摸着我的裙子说:“这姑娘穿得多洋气,还干净,哪像乡里的孩子。”旁边的爷爷就会说:“学习还好呢!”甭提我心里那个高兴劲儿了,叫“爷爷奶奶”的小嘴儿更甜了。

爸爸出门时,也经常会带上我,因为妈妈要照看年幼的妹妹,忙不过来。大人们见到我,总要夸耀一番,才能进入正题,临走时,还硬要带我去她们家玩。

这件红裙子,给我的童年染上了美丽的颜色,也让我在那个贫苦的年代,收获了满满的快乐,但留在我记忆深处最多的,却是那一份一直让我动容的温暖。如今的我,买了好多自己喜欢的衣服,每当在柜底寻找衣服时,总会想起那件红裙子,还有爸爸妈妈慈祥的脸庞,老师赞许的目光、乡亲们温暖的笑容……



## 我想陪你多走走

■万世英

今年国庆节一放假,我就把我妈接到了我家,但天公不作美,淋淋沥沥的秋雨一直在空中缠绵,只得陪妈在家里看电视剧,可大多时候妈都在睡觉。

我妈今年74岁,生活基本能自理,但已不方便出门远行,所以我尽可能多带她到附近转转。吃过午饭,我带妈去了周口公园。

下了车,我们各自打着伞走进周口公园。和往日相比公园内安静了许多,正好,妈不喜欢热闹。女儿和几个小伙伴欢呼雀跃地跑向了游乐场,我陪妈慢慢地走着,时而提醒妈脚下有水,时而提醒她小心地滑,妈非常“顺从”地听着我的“指挥”。略带凉意的秋风裹着零星雨点扑面而来,我赶紧用伞帮妈挡着。

走到幸福桥,特意问妈:“妈,这里你来过吗?”妈向四周望了望,惊喜地说:“来过!来过!那年正月十五你带我和你爸来过,我们还在这里照相了呢!”由于脑梗,妈近几年记忆力很不好,很多事扭脸就忘,上次来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,可妈还记得,我眼角瞬间湿润。

平日忙于工作,很少有时间陪妈,所以只要一放假我就会把妈接到我家住一段时间。妈和以前大不一样。记得妈身体好时,无论你怎样劝说她也不会同意住下来,可现在不同了,每到周末她像个孩子似的渴盼着我去接她。记忆里,妈的性格很倔强,现在她却变得越来越“听话”,她总是静静地看着我做家务,静静地看我读书写字。无论我做什么,妈再也不嗔怪我,可我却十分怀念过去被妈吵的时光,那时候妈无所不能,身体硬朗。

人到中年能更深刻地体会到岁月的无情,最近接连参加好几位朋友父母或亲戚的葬礼,看着他们子女脸上的悲伤,听着他们悲痛欲绝的哭喊声,我竟一阵阵地打寒噤——我好怕!父母在,不孤单。无论你多么的富有,没有父母的陪伴,你就是精神上的孤儿。想想我是一个多么幸运的孩子,双方父母虽都已七十多岁,但他们身体都还算硬朗。已近四十,但有他们在,我仍是一个幸福的孩子。

陪妈边走边聊,说说东家孙子考大学了,谈谈西家要娶孙媳妇了,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。妈说有点累,我赶紧陪她回到车上。